



英国脱欧以后

仅基于贸易和生产率计算，脱欧或使英国国民收入减少 6.3%–9.5%，
脱欧的好处不太可能弥补这一损失

这也许是民主略显尴尬的时刻之一。

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一个多月后，留欧支持者仍然感到震惊，一些脱欧支持者则已经感受到类似购物后“买家懊悔”的情绪。由于新任首相梅（Teresa May）立场强硬，脱欧支持者面临比此前获得承诺更极端的脱欧情境。金融市场仍未平静，英镑处于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，新岗位招聘被冻结，投资仍不见起色。

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，反对民主的最好论据就是与一个普通选民交谈五分钟。他当然很不客气，但是，把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民主决定交给一群并不充分了解情况的选民，确实是值得商榷的。

或许这并非民主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民主决定的决策方式存在缺陷：只需要超过 50% 的简单多数。而 70% 的投票率意味着仅仅 36% 的选民就轻易决定了英国的命运。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（Ken Rogoff）所评论的，国际通用的让一个国家独立的投票多数阈值，看起来比降低法定饮酒年龄的投票多数阈值还低。

尽管公投已经结束，但不确定性仍未消散。各国需要开展大量的谈判，金融行业需要重新确立监管框架，一系列问题仍待解决。只要不确定性仍然存在，投资和招聘就难以回升。

公投脱欧产生的后果也尚未被其他

欧洲国家人民理解。可能随之出现的法国脱欧（Frexit）、荷兰脱欧（Nexit）等，很可能会挑战欧洲现有秩序。眼下，很可能需要保证留在欧盟内的国家是意大利，它将在今年 10 月迎来公投，很可能为意大利反欧政党上台铺平道路。

先把政治影响放在一边，脱欧带来的真实经济影响是什么？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事估算，脱欧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是使国民收入减少 6.3%–9.5%，这在所有分析家眼中都不是个小数。这还仅仅是基于贸易和生产率计算的结果，并未计入金融业迁移、移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。脱欧带来的诸如监管减少、对欧盟预算贡献减少等好处，都不太可能弥补这样规模的损失。

早在英国 1973 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（EEC）之前，英国与欧共体的贸易就已占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。到 2014 年，英国对其他 27 个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已占其总出口的 45%，进口比例更高达 53%。对欧盟出口取得的收入占英国国民收入的 13%。

较高的贸易水平为英国消费者带来好处，他们得以用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。与此同时，出口为英国企业带来更高的销量和利润，并允许英国专注于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。

6.3% 到 9.5% 的国民收入损失范围，来自于乐观和悲观两种预测情境。前者对应的是英国采用类似挪威的模式，挪威是欧洲经济区（EEA）成员，享有进入欧盟统一市场的权利，但仍面临欧盟成员国间所没有的非关税壁垒。悲观情境则是英国与欧盟的贸易仅适用 WTO 规则，在此模式下，贸易成本将大幅攀升。

脱欧带来的另一直接影响发生在金融业。作为欧盟成员国，英国享受欧盟统一市场的准入便利，其中包括对金融服务市场的准入。目前，欧盟是英国金融服务最大的出口市场，出口产品包括银行、证券、保险以及诸如会计和审计等相关服务。过去十年间，英国对欧盟金融领域的贸易顺差翻了一番多。当然，成员国身份也意味着英国要遵守欧盟的金融监管规定。

欧洲与英国在监管理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。英国采用普通法系，只有在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才会施加监管，而欧洲大陆采用大陆法系，几乎会为所有行为都预先制定法规。英国不喜欢欧盟的很多监管规定，比如高管奖金上限等，欧洲大陆国家也不喜欢英国游离于欧元区之外，同时对其巨大的金融市场心生妒忌。

现在，他们终于可以自主制定各自的规则了。▣